

珍藏版

巨灵出阵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



柳残阳

作品全集(之三)

品全集(之三)

巨浪出陣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章

台湾

柳残阳

著

内容简介

巨灵出阵

(台湾) 柳残阳 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柳残阳 近照

柳残阳先生，本名高见几，从事新派武侠创作三十多年，推出长篇小说近八十部，风靡海内外，享誉极隆。目前仍处于创作旺盛期。其作品功力深厚，构思奇巧，雄浑处犹如风嘶雷吼，浪骇涛惊，柔腻处恍若花垂露滴，鸟倦虫潜。读过一部又一部，部部精彩绝伦，品过一回又一回，回回妙趣横生，致使一大批读者如醉如痴非读不可，欲罢不能，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一群“追柳族”当代武侠小说评论家有言：“不看金、古、柳，枉在世上走！”此言甚是。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中国·西安



内 容 简 介

庄翼是河朔一带十州八府的刑差总提调，正带领着钱锐等四个手下押解四个移审的重犯：严良、何恨、骆修身、艾青禾。

他们歇在草棚里，病虎络修身带枷相迎，被庄翼杀死，劫囚的五人三死二跳。

五人又押解三个囚犯上路，不久，发现前面探路的苟寿祥的坐骑空鞍而回。庄翼只身前往探查，发现苟寿祥已倒着吊死在枯树上，便急忙折返，与劫囚的花落红等三位高手激战。三个囚犯乘乱分头逃窜，庄翼先追回了何恨，又追回了严良，而钱锐却没能追着艾青禾。

一行人落脚小镇客栈，赤练蛇苏婕来访，要用艾青禾换何恨，好亲手将其处决。庄翼考虑再三答应了她，只让她事后割只左耳交他交差，但暗地里又派佟仁和跟踪她。

佟仁和探明苏婕驻足大坎沟，庄翼赶去，发现苏婕与范威正谈判生意上的纷争。当幽形五鬼来袭击，苏婕便迎了上去，范威也尾追而去。庄翼发现关押何恨的房里有两具尸体，而何恨却鸿飞冥冥。

苏婕等人即将把五鬼全部消灭时，范威率人赶来趁火打劫，受伤的苏婕渐露败像。此时已赶来隐伏于侧的庄翼暗中掷石援助苏婕，范威等人见势不妙，愤愤而退。

庄翼回到小镇，无意发现在石洞中苏婕正遭何恨污辱，于是出于制服了何恨。庄翼延医给苏婕治伤，苏婕对庄翼渐萌爱心。

留下两个公差养伤，钱锐跟着庄翼押解三个重犯又上路了，路途还远，各种阴谋诡计，各色稀奇古怪而险诈奸狡的人物都在前面布好陷阱等着……但也有温暖人心的真情，爱情……

目 录

第一章	起解		(1)
第二章	狙杀		(19)
第三章	落红		(37)
第四章	易囚		(57)
第五章	蹶雪		(77)
第六章	轳轳		(93)
第七章	搅局		(113)
第八章	恶斗		(133)
第九章	恩义		(151)
第十章	长涉		(171)
第十一章	诡变		(189)
第十二章	肉票		(209)
第十三章	血箭		(225)
第十四章	终站		(243)
第十五章	叫阵		(261)
第十六章	风波		(279)

第一章 起 解

落霜天，大早。

没有亮丽的晨曦，没有鲜活的阳光，更没有清脆的鸟鸣。

云层霾积着，阴灰翳重，像铅块一样仿佛就压在人们头顶，北风吹得有似嫠妇啼泣，呜呜咽咽的；地面远处沾布着斑斑霜白，透着那种僵漠的寒意，这不是个好天气，尤其不是一个适合远行的好天气。

但庄翼无从选择，上命在身，责任当肩，说上路就得上路，哪有给他挑拣好日子的余地？

身为河朔一带十州八府的刑差总提调，场面够上风光，担子亦相对的沉重，人们只看到他威武逍遥的表相，谁又知道他轮值出勤时的辛劳？

辛劳犹不在话下，步步荆棘、杀机四伏的环境才更令人忧心，他这个“总提调”，揭明了说，简直就是拎着脑袋玩命的行当，神经若不够强韧，还真干不下来，晨昏颠倒，寒暑不分的在刀口下打滚，尽同些各形各色的凶煞恶鬼纠缠，生活当然是刺激，可是刺激多了，人便难免变得麻木啦。

这趟差，走的路线是从“老龙口”到往南去的“靖名府”，沿途约莫有三百来里路，庄翼尽可能选大道走，不过，中间仍少不得要经过几处险峻冷僻的荒山野镇，地形地势打开天辟地的当口便摆在那里，由不得你喜欢或是不喜欢。

庄翼可不是单枪匹马，他们这一行连他共有九个人，五个跨在鞍上，四员徒步拉腿，而这四位徒步拉腿的朋友绝对称不上轻松自在，他们身上配挂的零碎着实不少——每人脖颈间套着一具镶嵌铜皮铆钉的木枷，双手便并扣在木枷前端的腕口中，两足足踝还挂着一副沉甸甸的脚镣，脚镣间拖着尺多长的一条铁链，如此就迈不得大步，走起路来尚哗啦哗啦生响，这犹不说，他们的腰际全拴上一根皮索，皮索的尾端分别执于四个骑士手里，正好一个服侍一个，只有庄翼不曾握着这么一条牛绳。

看光景，这显然是一桩押解重犯移审的大差，白袍如雪的庄翼，那张面庞也苍白得可以，星月沉晦，唇无血色，一双入鬓的剑眉亦纠结皱拧，恁般的无奈与悬虑，把他原有的奕奕神采都磨暗了。

何况，尚得加一个长途跋涉的“累”字！

庄翼心里的烦忌，并非杞人忧天，自寻苦恼，他眼下负责押解的这些犯人，没有一个省油的灯，提起来，全乃黑道上凶名远播的杀胚，满手血腥的枭孽，四个人身上合共背着七十六条人命，每一位足足够资格斩十次还有余，他们的前途不亮，来日无多，只要逮着机会，包管任何祸事都干得出来！

这四号凶神，一个是“独一棍”严良，另一个叫何恨，浑名“何小癞子”，第三位号称“病虎”，姓骆名修身，最后一个，便是“草上烟”艾青禾了。

严良生一副方面大耳的堂皇相貌，腰粗膀阔，躯体昂藏，怎么看怎么像一位雄踞虎帐，总管兵符的武将，谁也不会料到，他竟然是个独行大盗，而且犹是一个财命兼收的狠毒角色，强取豪夺之余，外带齐灭其口，此乃他的一贯行事法则，江湖传规，在他来说不过是个笑话。

那何小癞子当然人同其名，长了一头黄黑交杂，斑剥爆筋的癞疮，小鼻子小眼，连身架骨也那么瘦瘦细细的，外形半点不起眼，可是却偏有一颗豺狼之心，禀性淫毒之极，他对女人兴趣浓厚，无论美丑，但要被他看中，则断难幸免，更可怕的是这家伙心态异常，具有几近兽性的强烈虐待狂，遭他蹂躏过的妇女，香消玉殒的比比皆是，运道好，也落得个遍体鳞伤，气若游丝，何小癞子似乎不是在玩姑娘，更像是和那些可怜的猎物搏命了。

至于骆修身，黄苍苍的一张皱皮脸，透着那股子要死不活的病容，十足风中残烛、大限不远的写照，如果你当真这么以为，就错得离谱了，姓骆的可横着呢，在河朔“沧州”以南，他是地面上头一号私盐贩子兼驴马行大把头，举凡独占地盘，并吞同道、垄断市场或狙击外帮等等勾当，他干起来最是激情生猛，以前的记录不必去说，只在落网之前的两个月，他老兄就活宰了三队打河西那边过来的盐枭总共是十四条人命，外带拿买十匹瘦马的价钱硬进了三

十匹健驹，关东来的马贩子当然不答应，结果却是拖上一条残臂回去，这头“病虎”哪里像头“病虎”？

所行所为，简直就同“疯虎”差不离啦！

那“草上飞”艾青禾，光瞧他的浑号，便知道这小子的轻身功夫不弱，草上飞烟，何其巧妙？

此君属于高挑身段，肤色黝黑，脸上一对金鱼眼不但特别凸突，更且时时闪烁乱转，从外表看，似乎是副贼头贼脑的德性，实际上他却决不是贼，他干的营生，乃是三百六十行之外的独门生意——讨债，讨债就讨债吧，亦算是替有此需要的雇主们效力解忧，问题发生在他讨债的方式与手段上，人家欠帐的如果还不出钱，他二话不说，立即要命，没有丁点圆回余地，这些年来，衙门里有案可稽的，业已是十七缕冤魂背在姓艾的身上！

就这么四个人，四个囚徒，四个凶煞，如何令庄翼不戒慎戒惕并伤透脑筋？

抬头望了望灰郁阴暗的云天，庄翼不由在心里叹一口气，这种天候委实靠不住，随时都有下雪的可能，眼前任务艰险，加以路途遥远，一朝雪落风起，势必益增押解上的困难，途间滞留既多，麻烦怕就跟着来了。

前面马上那个赤面狮鼻、腰粗膀阔的大汉这时调转头来，以一种征询的语气开口道：

“老总，照天气看，咱们只怕赶不到预定的投宿地头了，是不是就近找个什么所在先落脚，也好尽早把这几个东西按牢拴紧？”

说话的这位，是庄翼手下十二位“铁捕”之一，六扇门里鼎鼎大名的“豹子胆”钱锐，不仅武功好，性情之刚烈亦和他的本事等量齐观。

庄翼有些无精打采的道：

“正巧走在这荒郊僻野的半截腰上，前不巴村，后不巴店，却是到哪里去找个落脚处？”

钱锐抹一把脸，道：

“这条路我虽也不熟，以前倒还走过两三趟，我好像记得，就在山脚右转出去里许地，靠斜坡上搭得有一片草寮，约摸是给那些猎户樵子歇腿用的，寮棚挺新，亦够宽敞，好歹凑合这一宿再说……”

庄翼道：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啦？”

钱锐不解的道：

“什么多久以前的事？”

眉头微皱，庄翼道：

“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到那片草棚搭在那里，有多久啦？”

钱锐忙道：

“不久，似乎便是去年开春前后。”

庄翼吁了口气，道：

“但愿草棚子还在，至少还能遮遮风，避避寒，比露宿野地来得强，不过草棚子到底只是片草棚子，别让这年余来的雨雪霜飘扯垮了才好。”

嘿嘿一笑，钱锐道：

“碰碰运气吧，要是寮棚垮了，只好找个背风处搭帐篷啦，我们无所谓，就怕委屈了老总你……”

庄翼哼了哼：

“你把我当成细皮嫩肉的大姑娘了，钱锐？”

缩缩脖子，钱锐调回头去，用力一抖手中握着的牛绳，大吼如雷：

“兀那姓严的邪杂碎，你还不给大爷我跑快点？磨磨蹭蹭是想拖死狗么？”

严良被钱锐这猛然一吼，禁不住脚步一个踉跄，差点便横跌出去，他霍地回身，瞋目掀眉，立时破口大骂起来：

“钱锐，你不过是个吃干粮跑腿的鹰爪子，提起来大小不值几吊，你又以为你是谁，冲着老子耍这等的威风？娘的皮，老子在道上吃香喝辣的时候，你个狗腿子尚不知在哪里给人拎尿壶哩！”

钱锐二话不说，突兀出力振腕肘，右手倏翻，挂在腰侧的那圈蟒皮鞭子业已挥起，鞭影飞掠如闪，在“嗖”“嗖”不绝的尖锐破空声中，狂风暴雨般便是搂头盖顶一抡狠抽，直打得严良血痕交错，条条瘀紫密布！

蓦然扬起鞭梢，淡灰色的鞭身灵蛇般回绕，几个漂亮的弧度倒卷，钱锐已收鞭悬腰，他皮笑肉不动的齜齜牙，完全不带火气的道：

“拎尿壶的狗腿子，今天偏就打得抽得你这吃香喝辣的山大王，形势比人强，在什么光景下说什么话，老朋友，你

认命了吧！”

严良顶着满头满脸的累累血痕，模样狰狞可怖，恍如厉鬼，他直着喉咙哇哇大叫：

“你打，你打，老子便叫你当场打死也决不装蒜扮熊，老子今天是龙困浅水，虎落平阳，走了这步背时运，活该冲犯于小人，但要一朝转了风水，姓钱的，看我能不能抽你的筋，剥你的皮！”

钱锐耸耸肩，笑道：

“风干的鸭子，愣是嘴硬，姓严的，你当我不敢鞭死你个王八蛋？”

那个何小癞子，先瞄了一眼执着自己腰间绳尾的那个秃头油脸的大胖子——

大胖子亦属庄翼手下十二铁捕中的一个，人称“毒弥勒”，姓窦，双名黄陂，老公门了，心狠手辣犹在钱锐之上，是而小癞子不得不先看看风色，以免也吃一顿生活。

现在，窦黄陂仅是微眯着眼，似笑非笑的瞅着他，不像亦有抽冷子整冤枉的意思，小癞子壮起胆来，开口说话：

“我说老严哪，你这是发的那门子膘？人处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呀，忍口气，皮肉少受罪，何苦愣在嘴舌上逞强？人家高高在上，我们低低在下，刀把子抓在人家手里，你不顺服点，成么？”

眯着两眼的窦黄陂哧哧一笑，沙着嗓门道：

“好个狗操的何小癞子，居然也人模人样的说起人话来了，你倒识趣乖巧，不会明枪亮火的顶撞，否则，嘿嘿，小

癞子，你脑袋上的疙瘩怕就越多啦！”

何小癞子，嗯，何恨微微呵呵腰，陪笑道：

“窦爷，我小癞子可是知道进退，明晓利害的人，只要窦爷你抬抬手包涵点，小癞子包管不会替你惹麻烦——”

窦黄陂七情不动的道：

“多看看风色，小癞子，人但凡活着，不论活得长短，都该尽可能的求个舒坦，动辄招打挨捶，弄得血糊淋漓的，又叫何苦？”

这时，庄翼淡淡发话道：

“赶路吧，天色暗了。”

“病虎”骆修身腰上的牛绳是握在一个面容清癯焦黄的仁兄手里，这位看似老烟鬼般的铁捕，唇蓄两撇八字胡，背脊略见佝偻，但一只招子却精灼闪亮，左右太阳穴高鼓，那种练家子的气势明摆明显着——他叫苟寿祥，“阴阳判”苟寿祥。

于是，苟寿祥开腔了，当然是冲着骆修身：

“赶紧挪腿开步，我说，骆大把头。”

骆修身或许是抱定“光棍不吃眼前亏”的主意，又或者自觉不值回冲，他一言不发，拖起脚镣便“哗啦”“哗啦”的朝前走，而且，走得挺快。

监管“草上烟”艾青禾的那位，名唤佟仁和，号称“白面煞”，白白胖胖的一张圆圆脸，脸上不时挂着那等“天官赐福”似的笑容，如同一个小买卖做得不错的土财主，打外表看，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吃公门饭的老江湖，自则更

猜不透他亦是厕身铁捕之林的角色了。

佟仁和手上的牛绳只略略摆动，艾青禾立时迈步前行，两个人间似有默契，配合得十分的融洽，相当的和谐。

风，刮得更尖锐凄寒，空中的灰云，也滚动得越来越汹涌了。

九个人，五匹马，几乎像小跑般匆忙赶路，不片刻绕过山脚，庄翼手搭凉棚，眺望右边起伏不平的大片坡脊，随即咧唇而笑，哈，他已看到那片并不起眼的草寮啦。

钱锐一张嘴，呛得脸红脖子粗，一股得意之情却仍然溢于言表。

点着头，庄翼道：“不错，草棚子还在那里，我们好运气。”

钱锐深深吸气，止住咳嗽，笑呵呵的道：

“全是托老总的福，说真的，在看到这片草寮之前，我心里还七上八下，生怕早就吹垮它丈人的了！”

那边的窦黄陂沙哑的接口道：

“你也别太过高兴，老钱，即便草棚子没垮没散，充其量也只是个草棚子，能不能住人歇腿尚未可定，那种他娘的顶隙透天光，壁缝钻寒气的滋味，并不见得强过野地里露宿多少。”

钱锐“嗤”了一声：

“胖子，不要不识好歹，若是你对草棚子没兴趣，外头幕天席地悉由尊便，谁拦着你来？”

窦黄陂瞪了钱锐一眼，却不再吭声。

庄翼胯下的白马忽然超前，领先奔去，这个意思是说，一千人骑等又该加把劲紧撵一阵子。

窦黄陂可的确猜对了，草棚子搭盖得挺大，容积不小，但是棚顶的茅草业已层层剥落，可见天光，毛竹杆并排而成的四壁亦多处腐蚀霉烂，冷风直蹿，加上遍地鸟兽粪便，光景就更不怡人了。

庄翼只背负双手，闲立门外，钱锐十分来劲的指挥着四名囚犯内外清理环境，这四位黑道“大佬”虽说个个不愿，满怀窝囊，却也只好忍气吞声，要死不活的带着刑具干事，其他三位铁捕，正落得清闲，聚到一堆扯淡去了。

不片歇，总算大概整理得差不多了，钱锐一头钻出棚外，向庄翼躬躬上身：

“里头请吧，老总，地方不怎么合宜，好歹将就一宿再说，明天赶到地头落宿，决计给老总把今晚的委屈追补回来……”

庄翼笑笑，管自走进草寮之内，嗯，是比先前干净多了，那股冲鼻的霉湿气味似也消散了不少，窦黄陂扛进自己及庄翼的行李裹卷，挑了个最避风的位置，将庄翼的行李摊开铺平，陪着笑道：

“铺上请坐，老总。”

庄翼颌首：

“你忙你的，胖子。”

钱锐瞅一眼并排坐在一隅的那四名解犯，然后向庄翼